五：心裡高興

「麥奇，你先喝薑湯。」子薇說。

「我喝咖啡行嗎？這也是熱的。」麥奇望着那碗薑湯，臉有難色。

「不行，這是爸爸要你喝的。」

「可是，我一看見這一大碗的薑湯我就怕了。」麥奇苦着臉。

「那就喝一半吧，這我才有個交代。他是怕你着冷呢！」子薇還是站在旁邊監視着。

「哎，我怕了你！」沒法子，麥奇只好皺着眉頭喝了半碗薑湯。

這時，在一旁的莎琳娜和史提芬都忍不住笑了。莎琳娜心裡更感到高興——這個女孩子對他不錯呢！而且，是一個很好、很漂亮的女孩子！

然後，子薇又招呼大家吃東西。

島情

夏洛桑

「眞不好意思，楊小姐，太打擾你們了。」莎琳娜說。

「沒什麼。爸爸聽說你們是麥奇的朋友，還要你們留下來吃晚飯呢！」子薇說。

「是的，你們打算乘遊艇回去，還是到碼頭坐渡海小輪呢？應該先安排一下時間。」麥奇說。

「如果有渡海輪坐那也好，因爲她會暈船，不習慣坐小遊艇。」史提芬說。

「那你們可以留下來吃晚飯，然後，跟我們一起坐最後一班的渡海小輪到香港去。」麥奇提議說。

「你們也到香港去？」莎琳娜問。

「是的。」麥奇說，「子薇在香港教書，我也有事要回去一下。」

「哦。」莎琳娜點頭。

「史提芬，史提芬！你們回來了嗎？」突然，一個聲音從史提芬的身上發出來！原來，他身上帶着一具小型的無綫電話機。

許世光以母親如此緊張，當然也不敢說個不字。

午膳時間，許老太一早到酒樓佔座位等候，許世光來了。先叫了飯菜，他道：「媽，什麼事如此緊張？還一些不可以嗎？」

「我當然要先問清楚你，茹心幾時和蒙古人有染，你弄到那裡去了？」

「你說茹心生下個蒙古仔呀！」許老太顯然有些誤會了。

許世光至此，詳細告訴她，那是嬰兒弱智的表現，稱爲蒙古病症，這不是茹心與蒙古人有染生下了兒子。

許老太雖然昏爲明白，但當知道孫兒是個弱智兒之時，又緊張起來了。

許老太和兒子午膳後，便趕着到兒媳家中去，因爲她急着要知道麟兒的情況。

城市之光　壓力（十三）

醫成

洪茹心望她一眼，心想：媳婦在嘀氣也不關心，首先關心的是孫兒，她有些不滿的問：「你問麟兒什麼？」

「你不是去看報告嗎？」

洪茹心剛剛回來，許老太就來到了，洪茹心有神沒氣的招呼了一聲。

「麟兒怎麼了？」許老太最關心的是孫兒。

洪茹心剛剛回來，許老太就來到了，洪茹心有神沒氣的招呼了一聲。

「麟兒怎麼了？」許老太最關心的

許老太顯然有些誤會了。

許世光至此，詳細告訴她，那是嬰兒弱智的表現，稱爲蒙古病症，這不是茹心與蒙古人有染生下了兒

心之人

天鈎樓主人　嘉禾

二七：古西班牙皮草地圖

哈瓦納市上，已知來了對青年夫婦，是研究化學的，而且在試釀製本地土酒。賣酒的老人，贈給郭若安那種圓形栗葉一包，他用定性分析化學試驗，分析出來有一種不知一種植物性的礦物質，乃所有已知原素的化合物中，從來沒見過的。他認爲這就是造成「情酒」的本質。麗琪認爲必須先作動物實驗。

「注射牛大的雌性雞公；同時注射給牛大的雌雞作實驗的。注射了「童便」素之後，小雄雞的未發芽的雞冠，數小時後便顯出半米厘的紅色，三次注射後竟生出一分長的紅雞冠來，於是定名叫「一個雞冠單位」，這就是醫性弱、性少能的名藥「恩男龍」。

「好，我連雌雞也實驗，因爲哈瓦納栗子製的酒，對男女雙方都起作用！」他興奮極了，抱住麗琪狂吻道：「三隻雄、三隻雌小雞，分成六隻小竹籠，個別注射。」這實驗共作了兩日，每雞注射五次。第二日的雄小雞突然在二日內，雞冠長出了足足一英寸的四分之一。雌雞的表現特別，在籠內不安，夜間不睡。到第三天，小雄雞冠有如春芽一樣，詳紅的生長有半英寸。雌雞非放出籠來不可，向例母親對父尾是禮動的，現在却尋雄雞親近，但大雄雞因她們未成熟，並不理她。若安寫有許多詳細的報告。

就在此時，哈瓦納市上有個賣藥的老人，聽說法國來的這位青年遊客，是一位有學問的青年先生。這老人名福克，特來拜訪，云有件家藏的地圖，乃其祖父臨終交與他父親，他父親又再傳與他的，到現在他自己七十歲了，還是尋不到認識的人。他對若安道：

「不敢隨便問人，而且眞也沒人認識這些字，現在特來求教。」福克施禮，郭若安請他在屋外涼棚下用茶。他由一張地圖，一望就知是歐洲南部。皮的後面，密密的寫了古文字——麗琪，你識希臘、拉丁文的，來認一認。」麗琪出來，若安介紹了福克。「福克爲禮——「夫人在我店前來往過，美麗的天仙！」麗琪看了地圖上的字，說：「是西班牙古文，哥倫布時代的，但我不認識。」

「很好，老汪也來。還有史丹拉介紹幾個舞客，本外省都有，都很高尚。」

「誰送你回來的？」

「方先生，廣東人，他在消夜時給我名片，他是出入口行的總經理，叫……叫方文俊……。」

「文質彬彬又俊朗？」

「不算難看，五十歲左右，矮小一些。」

「希望他是短小精悍。」

「你的腦筋不乾淨。阿雯，我對新生活滿意呢！」

「希望你對性生活也滿意。」

「你眞有些色情狂。」

「我找不到男人陪我來，我是應該來看看的。」（二七）

天堂夢斷

文-司明　畫-家祿

我對新生活滿意呢

李薇照例喝橙汁，另三位小姐中祇一人喝白蘭地，餘亦橙汁。四個男人都喝X·O·白蘭地，酒要一瓶，後來蕭先生要李薇去跳的士高，她隨他到池中，他亂搖着身子，像頭熊般，兩次音樂後返座。

不久，史丹拉要李薇連過馮先生、陳先生與孔先生三枱後對她說：

「方先生帶你出去了。」

方先生與李薇跳了兩次舞後，她去換便服。她隨他出夜總會，他說：

「我們去消夜，你選地方吧！」

「我也吃不下，」李薇說：「隨方先生便。」

「我們……」

「我們怎樣？方先生！」

「潮州館子有興趣嗎？」

「我喜歡潮州粥，有些像上海粥呢！」

他們坐的士到一潮州酒家，那邊也有人叫「方先生」而加招待，方先生在那邊也有存酒。他點雪螺片等下酒，李薇喝了三指之量的白蘭地，再吃一碗粥，方先生也吃一碗。後來方先生送她到寓所樓下，她已有些疲倦，洗浴後睡覺。

翌日李薇夢中醒來是上午十一點半，有人叩門，再傳來楊太的聲音：

「李小姐電話。」

「謝謝楊太！」李薇說。

她下床去接，是梁雯打來的，問道：

「昨夜如何？」

風語蜂

倫繆

刺激作用

冷空氣再抵港。

這是再一次推銷寒衣。

最受關注

行政局批准中巴再延長專利權。

能否收費也保持不變。

效率應提高

証監管理處招兵買馬。

希望人多好辦事。

現代江湖實錄之八　門羅修

田長歌

二七：點穴擺命

辺家富乃是老狐狸，曰：「兩粒眼核轉動，曰：「七哥，請問你點知但有一個月命。」

阿七笑曰：「係但講有四十九日命，事隔已二十日，我設法醫但，只不過續命，拖多幾日而已。」

辺家富曰：「七哥，如果你不救但，眞係有人可以救到但者矣！」

阿七曰：「但可以自己救自己，當然，但失誤在不知中國人識點穴擺命，對方既然問但擺料，但應該自己決定。」

辺家富曰：「吐又係，爲今之計，睇來只有等對方出面矣。」

阿七曰：「係但講只有這條路。」

辺家富雖然對此事有懷疑，自己與牧者處居下風，有得惡者也。

再過幾日，阿占已經恢復得七七八八，出街亦不會頭暈脚軟，叽準安琪放工之前，打個電話去探虛實，對方聽了電話，請阿占等陣，阿占馬上收綫，然後去擺車，直駛到安琪放工必經之地。

等了五分鐘，見安琪同一個女仔行出大廈。

阿占馬上落車，上前截住。

安琪嚇一跳，曰：「占哥，界你嚇死矣！」

阿占笑曰：「我又點搶得嚇死你呢！」

安琪曰：「你去了邊處嗰！一連幾日打電話都找不到你！」

阿占笑曰：「我在養命，上車喇，去飲杯咖啡如何？」

安琪叫同行女郎走先，自己則隨阿占上車。

阿占曰：「安琪，鍾意去邊處飲茶？」

安琪曰：「隨便喇，占哥，你點呀，是否病了呢？」

阿占曰：「幾乎係咁大，安琪，你整蠱得我透矣！你是否想謀殺我？」

阿占老實不客氣，一手把歎盤，另一手伸入安琪裙內，戳力以赴。

安琪哇然，曰：「攞命耶！」

開心

十五：不期而遇

余顯南冷笑道：「他若不是幹了禽獸的事，又何須殺人滅口？」

那女子道：「咱們雖然互生情愫，但十餘年來，從未做過逾禮之事，你滿口髒言，還不是胡言亂語！」

余顯南冷冷地道：「如此說來，他非心虛，而是爲了保持清譽，所以才要殺死親生兒子的義弟了！」

那女子自柱後衝了出來，雙掌一錯，將兩人分開，隨即往中間一站，道：「呂郎，不可一錯再錯！」余顯南見那女子卅六七的年紀，臉上猶有淚痕，瓜子口臉，風韻猶存，料想年青時，必甚艷美，唯柳眉不舒，益增兩分憐態。

那女子悠悠一嘆：「天下女子多得是，何必……」

呂鳳先快口道：「除却巫山不是雲！」

那女子轉首道：「少俠，呂大俠並未做出什麼逾禮之事，剛才失態，乃因心情激動之故，少俠當能諒他，亦希望你不要人提起此事！」

那中年女子微微一笑，道：「多謝你，我還有幾句話要與呂大俠商量！」余顯南知奉綸音，抱拳跳了出去。「在下一個人在街上，心中仍在想着剛才那件事：「想不到呂叔叔是這種人，眞令人意外！唔，他是感名所累，難怪上次他說很羨慕師父，我行我素的性格！哎呀，我怎地它記問他維持生計，問他怎樣過日子，心頭一動，立即命令，將海軍陸戰隊第十一隊、第二十四隊，合編爲「第一警戒部隊」，由海軍少將近藤英次郎率領，沿長江而出上海。十二月二日，近藤派遣海軍陸戰隊在江陰炮台附近登陸，並以炮艦支援陸軍，佔領了江陰。然後，一面清掃長江航道，一面沿長江西進。日艦沿着長江西進時，肆意炮轟江上民用船隻和兩岸的鄉村，殘殺我國人民，行同强盜。此時，近藤將所屬十七艘日艦，編爲三隊，分爲「前衛隊」、「主力隊」與「殿後隊」，西進至烏龍山一帶時，會受中國守軍截擊。中國守軍又在玉帶洲與張家灣之間，鑿沉十一艘船隻，封鎖長江航道。十三日午，日艦隊進抵南京，分別佔領了下關海軍碼頭、中山碼頭和浦口棧橋，封鎖了長江，並派陸戰隊上岸，配合由陸路抵達的陸軍，衝入南京市區，到處放火，到處屠殺，使下關一帶，火光冲天。

與此同時，日軍第六、第九和第一一四等三個師團，約共十一萬人，分別由太平門、中山門和光華門等處，衝入南京城內，展開最殘酷的「南京大屠殺」。從只吃兩頓飯。「黑子、雜守」說士卒每天兩餐，食量分爲五等。據「睡虎地秦墓竹簡・倉」載，當時築牆的勞作者早飯半斗（秦一斗約合今二升）糧，晚飯爲三分之一斗；站崗和做其他事者，早、晚飯各三分之一斗，均爲兩餐。第一頓稱朝食或饔，在太陽行至東南方「隅中」時就餐。第二頓稱餐或餔食，在申時（下午四點左右）進餐，對於進食時間，古人講「食不時不食」（「論語」）。在不應進食的時間用或時別的犒賞。如「史記・項羽本紀」記項羽聽說劉邦欲王關中，曾怒而下令：「旦日享士卒，」，借此犒勞將士，激發士氣。漢代以後，一日兩餐逐漸變爲三餐或四餐「白虎通義云：「平日食，少陽之始也；晡食，太陽之始也；莫食，太陰之始也。」

並且，三餐開始有了早、中交價、費用等。

三、買賣股票注意事項

「恒生指數」如何確定及計算

天涯俠客無刀

端木翊笙・文　秋風・圖

十五：不期而遇

呂鳳先粗聲聲道：「呂某以前做過什麼錯事？因何說我一錯再錯？」

余顯南見她楚楚可憐，展，不知爲何想起母親來，既然問但擺料，但應該自己決定。」

「我也猜不透亨利又在打什麼主意？」

「這傢伙情緒變化不一，我也摸不着，一時這樣，一時又那樣！」羅拔說。

「的確，」朱迪苦笑道，「不過，這壞王先生，我也於願足矣！」頓了頓又說，「奇怪的是，他一直沒有和我說話，不知是是別的？」

「相信不會生氣吧，」羅拔安慰她，「如果生氣了，又怎這麼冷靜的？」

「你的聲音是變了，」羅拔也插咀道，「但我不知變成哪一個人的聲音。」

羅拔由於後未聽過亨利的聲音，所以無法分辨出王先生聲音變成哪一個人的？

「你們兩人都這樣說我，把我弄得相機走去。」

「他變成亨利又在搞鬼了。」朱迪附耳對羅拔說，「想不到亨利又來搞鬼了。」

「原來是他的聲音，我第一次聽到。」

「喂，」王先生嚷道，將兩人話題打斷了，「是影這風景吧？唔，不錯。」

結果，拍攝心的呢，起碼不再嚇壞拍相機的人。

繼續遊覽，朱迪小聲對羅拔說：

「我也猜不透亨利又在打什麼主意？」

「這傢伙情緒變化不一，我也摸不着，一時這樣，一時又那樣！」羅拔說。

「的確，」朱迪苦笑道，「不過，這壞王先生，我也於願足矣！」頓了頓又說，「奇怪的是，他一直沒有和我說話，不知是是別的？」

「相信不會生氣吧，」羅拔安慰她，「如果生氣了，又怎這麼冷靜的？」

陰陽之間

華嘉

左撇子具優異才能與右大腦發育有關

通天曉先生：

聽說慣用左手的人有其某方面的特別天賦，不知是否？

程日進先生：

有不少人做許多事情都慣用左手，這樣的人俗稱「左撇子」。據美國哈佛醫學院神經病學家格賓文說，他經過多年對這方面進行研究後，所得到的結論是：左撇子很可能很有天才，同時，亦很可能有免疫機能失調症，常易患各種各樣的過敏症，亦很有可能有性格孤僻或口吃等現象。

格賽文的上述關於左撇子的結論，引發起許多科學家對這方面產生興趣，美國的約翰・霍金斯大學的調查，結果發現，其中每般人中左撇子的百分率要大一倍以上。

這項調查又發現，這些數學成績好的學生，有百分之六十有免疫機能失調症。這個百分比，比普通人口中免疫機能失調症患者所佔的百分率要大五倍之多！

他們接着又調查了全美國初中學生數學成績偏低者，發現他們之中左撇子所佔的百分率，比一般人口中的低了許多；他們之中患免疫機能失調症者所佔的比例，也比一般人者少。

爲什麼有的人不是像大多數人那樣慣用右手，而偏偏做什麼事情都慣以使用左手爲主呢？

格賽文的解釋說，這是由於在胎兒時期睪丸素過多，或對睪丸素過於敏感所致。這種情形，會使胎兒的腦部發生不尋常的變化，使大腦右半部具有主宰語言的能力。格賽文又說，這情形之所以和免疫機能扯上關係，是因爲睪丸素與免疫機能的活動在遺傳方面是有一定關係的。

在解釋中格賽文又指出，一個人在數學方面上的才能，是屬於右邊大腦的功能。如果胎兒右邊大腦發育有優異才能，則胎兒將來出世長大之後，在數學、藝術或音樂及語言方面，會有優異的才能。男嬰在母親子宮中所受到的睪丸素的影响，比女嬰所受到的影响要大。

一般而言，慣以左手爲主的人，就是其右邊大腦半球佔優勢，而慣以右手爲主的人，則是其左邊大腦半球佔優勢。人邊身體的，故右腦佔優勢就慣用左手，而左腦佔優勢者則以右手爲主。（金德、新八八九六〇）

生理淺談

五十年前日軍侵佔南京

民平國中殺屠

罪證鐵案如山

有史爲証

承問當年日軍侵佔南京的經過，舉答如下：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軍在盧溝橋發動「七七事變」之後，隨即在八月十三日進侵上海，發動「八一三事變」。十一月十三日，日軍完全佔領上海。

日軍佔領上海之後，繼續西犯，兵分四路，向南京進發。第一路日軍首先佔領常熟，進攻常州，直指句容。第二路日軍經由松江，進攻蘇州、無錫，直趨金壇。第三路經由嘉興，直入長興，與宜興兵力會合，直向溧陽、溧水推進。第四路日軍由安徽省廣德來犯，繼續沿着江南鐵路，指向蕪湖，對南京採取包抄作戰。

在北綫的南路日軍，十一月十九日佔領常熟，廿七日佔領無錫，廿九日進犯常州，十二月三日進至句容。此時，日軍距離南京僅有六十公里。這些作戰地區，除在無錫、江陰、廣德等地曾發生激戰之外，其他各路日軍，都未遭抵抗，他們幾乎是以行軍之勢，向南京進發。

爲了從長江上配合各路日軍的攻勢，日軍「大本營」於十二月一日下達命令，將海軍陸戰隊第十一隊、第二十四隊，合編爲「第一警戒部隊」，由海軍少將近藤英次郎率領，沿長江而出上海。十二月二日，近藤派遣海軍陸戰隊在江陰炮台附近登陸，並以炮艦支援陸軍，佔領了江陰。然後，一面清掃長江航道，一面沿長江西進。日艦沿着長江西進時，肆意炮轟江上民用船隻和兩岸的鄉村，殘殺我國人民，行同强盜。此時，近藤將所屬十七艘日艦，編爲三隊，分爲「前衛隊」、「主力隊」與「殿後隊」，西進至烏龍山一帶時，會受中國守軍截擊。中國守軍又在玉帶洲與張家灣之間，鑿沉十一艘船隻，封鎖長江航道。十三日午，日艦隊進抵南京，分別佔領了下關海軍碼頭、中山碼頭和浦口棧橋，封鎖了長江，並派陸戰隊上岸，配合由陸路抵達的陸軍，衝入南京市區，到處放火，到處屠殺，使下關一帶，火光冲天。

與此同時，日軍第六、第九和第一一四等三個師團，約共十一萬人，分別由太平門、中山門和光華門等處，衝入南京城內，展開最殘酷的「南京大屠殺」。從

軍用繩綁着雙手的數百計的市民被押走，一去無踪。日軍又藉口檢查而闖入民居，進行姦淫擄掠，逢到男子即殺，女子被姦後也遭殺害。

被日軍佔領後的南京，到處是斷垣殘壁，屍骸遍地。一位目睹當時情況的外國記者說：「街道堆滿平民的屍體。」日軍史學家井上清在「日本近代史」也招認，「日軍侵入南京時，屠殺市民男女老幼數萬人。」井上顯然是有意縮小殺人數目。據「遠東國際軍事判公審錄」記載：「僅在南京市內，就有數萬市民被屠殺。很多婦女是在被强姦後殺死的。有數萬人被殺。」

當時指揮這場「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日軍頭目谷壽夫招供說：

「我們人類的「雙頭怪嬰」的生活十分奇特，也有不少的麻煩，主要的是牠那兩個頭的生活方式很不協調，是「各顧各」的。兩個頭分別吃東西，分別睡覺，有時一個頭睡覺，另一個頭則仍在活動。有時一個頭吃東西，另一個頭則縮進龜殼裡。但是，有時也會兩個頭一起吃東西、一起睡覺的。最麻煩的是兩個頭的活動往往不協調。例如在行動的時候，一個頭極力使身體往左轉，另一個頭則要向右轉，這樣，牠就只好在原地兜圈子。

另一隻怪龜，則是「大頭龜」，但這並不是我們日常所慣見的、龜頭奪大的大頭龜，而是牠的頭特別巨大，大如人頭的烏龜。這大頭烏龜體重約一百磅，身長近三呎，簡直像個「人仔」一樣。牠的兩眼烏黑發亮，大如牛眼，看起來使人有點害怕。牠的頭部有許多小塊黑斑，龜背上則有大塊褐色斑紋。

這隻烏龜，是浙江省平湖縣一個農民在距離東海海岸十二公里的一條小河裡捕捉的。農民的妻子看到這烏龜，認爲是「妖怪」，便把牠放回河裡。但是，過了兩天，農民捕魚的時候，又捕得這烏龜，於是把牠養下來。

第三種怪龜是一隻龜甲特異的「十六板龜」。是由十三塊斑紋合成六角形的。這隻「十六板龜」，龜甲上却有十六塊斑紋。這種龜甲是世上罕見的。龜甲特別的背上的斑紋，好像有一個大蜘蛛爬在上面一樣。（孔平、新八八九二）

飛禽走獸

雙頭龜大頭龜十六板龜　生相古怪形貌奇特

通天曉先生：

聽說有三隻人被殺。

實際上，慘遭殺害的人，不止此數。（孔平、新八八九六四）

南京有三十萬人被殺。

威摩爾頓市一位商人所飼養的，牠有兩個頭，龜殼、四肢和尾巴和其他烏龜一樣，這大概和我們人類的「雙頭怪嬰」的生相一樣。

講講飲食

「一日三餐」習慣漢代以後始形成

李寶華小姐：

今人習慣於一日三餐。而秦漢以前人們一天只吃兩頓飯。

街坊服務

通天曉

尋人專欄

收發室

收函刊覆

吳銘　傅符虎　白友明　程日進　李寶華　東海海岸十二公里的一

汪源　尋姐　汪蘭英

外孫　張傳堯

汪源英，女，八十二歲；張傳堯，男，六十歲，安徽省六安縣人。曾在國民黨空軍地勤部隊任職，一九四九年去台灣，一九五〇年曾給家裡來過一封信，從此失去聯繫。有知情者，請通知晶報。（九二二四）

胡秀英　尋弟　胡家友

胡家友，男，江蘇六合縣人，現年五十八歲。一九四九年隨國民黨海軍去台灣，至今失去聯繫。有知情者，請通知晶報。（九二二五）

韋海襄　尋兄　韋植襄

韋植襄，男，廣西武宣縣人，五十八歲。一九四六年參加國民黨勤務兵，不久隨部隊去台灣，至今杳無音訊。有知情者，請通知晶報。（九二二六）

周曼英　尋弟　周松

周松，小名周庭玉，遼寧省營口市人，現年五十歲。曾在台北吳司令公館二十四號給家裡來過信，從此失去聯繫。有知情者，請通知晶報。（九二二七）

文培　尋兄　文新

文新，原名文鑫生，原籍廣西興安縣人，現年六十九歲。原在國民黨部隊中任職，隨後去台灣，至今無音訊。有知情者，請通知晶報。（九二二八）

周韶馨　尋母　周曼華

周曼華，又名藍生，曾用名周隆家，現年六十七歲。原在空軍總司令部任話務員，一九四七年隨在海軍司令部任職的丈夫一同去台灣，至今無音訊。有知情者，請通知晶報。（九二二九）